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六〇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六〇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39·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41）

重刻近思錄序

卜子云切問而近思近思云者將以收其放心也操之則存其固有之良舍之則亡其本來之善聖狂殊途只爭克念與否耳朱子近思錄一編爲學者切要之準繩所嘗朝夕循誦以發探賾者也　省厓使者視學西江頃語予云江右爲人文之藪代有英賢軒所及課士命題類多博通淹雅斐然可觀若再勗以先儒心性經術之精修己治人之要其所進當不止是因囑刊近思錄徧布學宮俾知讀鵠爰與方伯廉使觀察諸公共商剞劂梓成因弁簡端併敬告以勗多士

嘉慶十九年歲在甲戌春二月初吉長白先福謹序

朱子原訂近思錄序

學術與治術一以貫之者也古之聖賢戒慎恐懼主敬存誠默察乎天命民彝之本體驗於躬行實踐之餘而天地之所以裁成民物之所以發育經曲之所以燦陳與夫一切制度文爲之精列而與時損益以各適其宜者悉於是乎出推之人心而同放之天下而準故學爲有本之學而治爲可久之治況夫學術醇則風尚端廉庠序稽古之士範身名教而鄉里之薰其德而善良者效可立觀又爲裨益政教之急務乎歐陽子曰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鎔鑄使趨於善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醇美然後爲學之成就哉是言也

國家以經義育才自太學以迄郡州縣莫不立之學而設之官教之之法則使人日誦習五經四子書以講求義理之精爲升選登進之階海內之士爭自濯磨學術蔚然一出於正以應

朝廷之選者蓋百七十餘年矣竊嘗思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治以協天地之大同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集於孔子孔子之道著於孟子秦火以後漢之江都隋之河汾唐之昌黎皆能闡發道義力任正學然或見其本而倚於偏或窺其廣大而未極乎精微其他紛紜舛錯解經而不得聖人之用心者指不勝屈於異端害道又何責焉宋周程張朱諸大賢出剖析於理欲之微並進乎知行之功密動靜之交養見內外之合一由小學以及大學由治己而推之治世鉅細精粗本末始終莫不同條而共貫體立而用行然後千古之道統治法燦然以明而後世得有所取法今科場

功令命題一本五經四子書其援引傳說必以朱子爲斷誠以朱子之道孔孟之道也夫聖人之道高矣美矣而朱子引之以近聖人達其性推而行之以達人物之性極於贊化育參天地而朱子則教學者慎之於思昔呂東萊先生過寒泉精舍朱子留與閱周程張四家

之書擇其切實粹精裨於性情心術之正人生日用之恆經世宰物之宜者得六百二十二條分爲十四卷名曰近思錄其後往復商榷久而始定以此爲下學切要工夫且曰近思錄四子書之階梯四子書五經之階梯也然則士生

聖教昌明之會誦聖賢之書志聖賢之志學聖賢之學以仰體

聖人之化者舍是書其何以爲階哉嘉慶壬申冬余奉

命視學江右抵任後循例按試各郡恭繹

先皇飭士習厚風俗正人心之諭兢兢與士子相勗以實學爰取近思錄爲入德門戶士之賴異者翕然知所尊尚而潛心研究之子亦時能陳其義蘊顧其所讀本率皆近世汪氏施氏之編且坊刻岐誤甚多非復朱子之舊矣憶予廿年前得婺源江氏愼修集註極爲完善十年前又得大興朱文正公與徽人之宦京師者新刻江氏本合而校之藏諸篋中因出以商諸中丞芝圃先公重爲刊刻徧示學宮弟子公曰善遂與方伯柏田袁公廉訪孟岩威公暨僚屬等輪貲發刊起癸酉冬十一月越次年夏五月告成按學分大小而周布之蓋人人得善本焉夫是書自朱子手訂後淳祐中葉氏采進集解一遵原本其後周公恕分標細目移動本文破碎糾紛不免彌落妄增之譏新安朱氏本或節去本文或以本文訛入分註又或訛葉註爲本文謬僞滋甚大率沿周氏本而益其誤也汪氏施氏又取朱子語附益其中復引後儒之說發明之均失原編之義茲刻江氏集註標名曰朱子原訂近思錄從其朔也余惟古昔教育人才之法莫重於學而學宮之制我

朝更詳備於古學所以求道也道成己而成物者也士君子窮經致用思

聖天子振興文治廣勵師儒之意原欲使經正民興俾鄉有善俗國有真才也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求裏諸正不矜博覽章句之能薰捐富貴利達之見一志廉之專以戒夫浮薄之失殫切磋之益而力致夫道德之精以之持己則誠而明以之式俗則順而祥以之處家國天下之事無所施而不當則必於近思錄基之體認既熟於以讀四子書始恍然於義理之悅我心由四子書而研窮諸經益恍然於唐虞三代之學與治運用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亘萬古而不易然後博稽史傳考制作之得失驗人心之邪正自釐然以辨而不蔽以偏私由是取以備公卿大夫百職事之選才皆預定而設施亦皆素所習聞即偶處鄉曲而訓俗型方亦已立立人己達達人事也豈不休哉若夫拘守是書而不復旁通徒事口耳而不求心得甚或摭拾腐說支離傅會而一毫無裨於實用反使記誦之學嗤其陋詞章之學哂其拙此則蹈嘉定以來末學談理之流弊非今日刊刻之意矣讀者幸鑒余之苦心也夫

嘉慶十有九年歲次甲戌夏五月關中王鼎序并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朱子原訂近思錄集註 原序

道在天下。亙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線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先生。晤於寒泉精舍。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閎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爲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原。聖學體用。皆在此編。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垂達。言之尤詳。蓋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而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間義旨淵微。非註不顯。故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摘瑕疵。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爲之者。宋淳祐間。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採朱子語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註。以己意別立條目。移置篇章。破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或複。且復脫漏譌舛。大非寒泉集之舊。後來刻本相仍。幾不可讀。予自早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病近本既行。原書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裒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入註。朱子說未備。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間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爲四子之階梯。則此註又當爲此錄之牡鑰。開扃發鑰。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儒先之志。既以自勗。且公諸同好。共相與砥礪焉。

乾隆壬戌九月丁巳。溯婺源後學江永序。

朱子原訂近思錄集註凡例

一是錄原本六百二十二條各卷中以所引書爲先後一條或及數事全文不可破拆也淳祐中葉采進集解尙仍原文近世周公恕分出細目移動本文破碎糾紛或攙雜或妄增大失朱呂之意新安朱氏刊本仍之題作吉水李振裕宛平高裔重編皆非其實其間譌謬益多有節去本文有以本文作分註以葉註作本文者此書遂不可讀今悉遵朱子遺書原本以還其舊

一原本十四卷各爲事類而無篇目朱子嘗言逐卷不可以一事名近本題篇目如第一卷題云道體篇亦非其舊今本語類近思錄逐篇綱目一條註於卷首俾各篇有總領仍不失朱子之意

一朱子文集語類言編此錄及讀此錄之法案篇綱領列於書目原序之後俾讀者知其大要

一朱子之說散見文集語類或間等書者甚夥今倣性理大全太極通書西銘附註之例凡朱子說悉採入有數條文異意同者從略

一所引太極通書西銘惟載朱子本解其他說甚繁自有性理全書此不備載

一朱子說有不備則採先儒諸家說及葉氏說補之葉說有未安或未盡則附鄙說足之本文已詳明可不煩註釋者從略

一是書原有本註者加本註二字以別之

一諸條有字義姓名當釋者釋之所引經史雜書間釋一二其原文不盡載書是書非爲切學設不必一一訓詁讀者自能詳之

一近世新安汪氏佑等篇增入朱子之言爲五子近思錄施氏璜又爲之彙明條詳數件明敬書屋案等高貴鄉四家語錄入註各自成書此不能勞永逸恐後儒衍說太多讀者易生厭倦也

朱子原訂近思錄書目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周子太極通書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說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識

朱子答呂伯恭曰，近思錄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作第三段，又事親居家，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此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不知於尊意如何，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爲佳，千萬勿吝也。又曰，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移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諭也。答汪易直曰，近思錄此間書坊別刊得一本，卷尾所增已附入卷中矣。答宋澤之曰，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答宋深之曰，熹自十四五時，得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幸細讀之。答李子能曰，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答賈文獻曰，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答或人曰，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案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處事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一段在。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教人病者。或言近思錄中語，其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論孟，近思錄又難看。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

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便目做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問蜚卿近思錄看得何如曰所疑甚多曰今倅作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却不如此于細看來看去却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嘗得多後道理自通徹○因論近思錄曰不當遍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讀易傳已自成書○東見錄中要道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云云極好當添入近思錄○遺書晁氏客語卷中張思叔記程先生語云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一段甚好當收入近思錄○橫渠語錄用關陝方言甚者皆不可曉近思錄所載皆易曉者○因論近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却看不辯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一

婺源江永集註　　凡五十一條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道體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各正其性命也成之者性萬物各具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善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流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窮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行之性感物而動善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衆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謂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居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者吾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者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豈不深哉○誠無爲朱子曰實理自然何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嘗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性焉安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

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中性也寂然不動言其體則然也和情也感而遂通言其用則然也○中和以情性言寂感以心言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辯呂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敘夫自五峯發此論某自是曉不得今觀南軒者往往守人此說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則此心未發時已自汩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如聖人中節○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不動是也寂然有指用而言者而遂通天下之故惟觀其所見何如耳朱子曰伊川此語甚渾圓無病問心本是也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見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及動時又只是靜底○伊川此說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伊川此說最爲穩當○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易傳下同○朱子曰程易單說心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也○火之性情是熱水之性情是寒天之性情則只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性情二字常相參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能是此○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之用便是天之情靜專便是性動直便是情○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天專言之則道也所謂天命之謂性此是就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形體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是謂帝○天且弗違也天且弗違是也此語某亦未敢以爲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轉運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語言所能盡也○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神字說得粗如鰥辭之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功用無糟粕而言是說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斂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便人不可測知鬼神之妙用也○鬼神是有箇漸次形迹神則忽然如此忽然不如此無一箇跡由要之亦不離於鬼神只是無迹可見○勉齋黃氏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言鬼神者其粗致神者其妙用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專專言則包四者乾傳○朱子曰要理會得仁是而爲四德之首就初生處看便是仁如春夏秋冬春爲一歲之首由元爲四德之首就初生處看便是仁如春夏秋冬春爲一歲之首由一箇是而爲夏爲秋爲冬皆自此出所以謂之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三箇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了○問仁如何包四利之元是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了○問仁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義禮智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智來○須是斷看仁如何包得四者如說如何處更討義禮智來○看禮義智亦如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斷遜是非亦是仁○仁是箇溫和底意思義是慘烈剛斷底意思禮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是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以求仁爲急緣仁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剛斷底意思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氣秋是生氣之收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夏是生物之長熱亦非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一箇心就裏面分爲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箇惻隱遇當辭遜便爲辭遜不安處便爲羞惡分別處便爲是非若無一箇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安處便爲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發生得透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便爲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問仁包四者就初意上看就生意上看曰統是箇生意四時雖異只同個頭是春生到夏長養是長養那生底秋成遂是成遂那生底冬堅實亦是堅實那生底草木未華實去摧折他生意便死了仁義禮智都只是箇生意當惻隱而不惻隱便無生意便死了當羞惡而無羞惡這生意亦死了以至當辭遜而失其辭遜當是非而失其是非心便死全無那活底意思○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所謂辭遜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問仁可包義禮智惻隱如何可包羞惡三端曰但看羞惡時自有一般惻怛底意思便可見○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難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亦不能外焉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而又別有主一專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偏言則曰愛之理專言則曰心之德○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也只是大裏面○說著偏言之底便是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孝弟爲仁之本就愛上說此是說偏言之仁至說克己復禮爲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專言恰似有箇小底仁又有箇大底仁不如仁又在裏面○偏言是這箇人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爲九州安撫亦是這一箇人也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人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葉氏曰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智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乾傳○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命猶誥勅性猶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天言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謂之性其實所從○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莊文言傳○問鬼神者造化之迹朱子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此是迹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討鬼神○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乎曰此一氣有神往者為鬼○問伯有為厲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剛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像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爾雅十月為陽○問剝復相因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陰子做得一畫成坤卦非是無陽始生其餘未滿亦陰子做一畫未成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陽無可盡之理伊川說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坤純陰氣關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嘗細推之這一陽不是從地生出纔立冬便萌芽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陽消一時亦如此但伊川說欠幾句漸漸消長之意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冬至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還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生也以此便見天地無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耳○陰亦然以夫乾坤推之亦可見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團聚物有盛衰而天地之心則亙古亙今未始有衰歇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變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為團聚之無窮乎此則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言之也○問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自若元亨利貞是結實歸宿處若無這箇歸宿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箇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如此循環無窮十月萬物收斂藏無踪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十月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倪也言動之頭端處起於此處方見天地之心也○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雖動而此物未末未到大發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二曾論○朱子曰伊川此說說得渾淪開闊無病○此說固好然說得太渾淪只恐人理會不得○葉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咸九四傳○朱子曰凡在天地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如雨便感得暘來暘已是應又感得雨來寒暑晝夜無非此理如父慈則感得子孝子孝則感得父慈其理亦只一般○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應○問感應之理於學者工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這箇理○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乃恆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橫渠傳○朱子曰恆非一定之謂故復卦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出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則從明日不合則去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又有變焉惟此所以為恆論其體則故是恆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常○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及其變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鹹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草上六傳○問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語意不同朱子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看不知氣稟各不同知后稷岐嶷越椒知其必滅若教是氣稟如此須說到氣稟方得程子說得較密○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絕也○自暴者則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

爲○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可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愚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爲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哉○伊川之說所謂雖強戾如商辛亦有可移之理是也○孔子說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氣質有如此者如何必謂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便是氣質之性伊川却只說得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却只說得性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桀紂之不可爲堯舜夫子說底只是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異而不害其爲同○以聖人之心同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其稟賦其異而不肯移非其稟賦之異而不能移也○葉氏曰史記所紀賁育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爲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真下愚耳○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艮彖傳○朱子曰凡物皆有理理不外乎事物之間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便有箇區處如這悖子於理可以安頓事物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難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程子曰處物爲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怨未免有義外之見矣○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直說道無有有底在直是箇循環物事○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如云太極動而生陽不成動以直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仁論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始元難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無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與天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動處成始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朱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以此說仁體○此說太實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程子說得自好只是太實須是說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於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放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永按此釋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也○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下同○葉氏曰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人不當乎理是爲不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微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朱子曰此是因解乾字遂推言別雖各有分別又却只是一箇實理誠者實理之謂也○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乾在人之則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則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坎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殷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體言之便有人己却只是箇理也○此段只是解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說上天之載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箇天○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間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此皆所以能間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性道教是就人身上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處看甚事都離這箇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微上微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互古互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己與人○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爲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爲此理之體質也○體字與實字相似是該體用而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爲體陽爲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爲易之體也○就人身而言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易者變化錯綜如陰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如情性神猶情也易者變化錯綜如陰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變化不測者是也言體則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也○易是陰陽屈伸隨時變易大底古今只是大闔闢小闔闢聖人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陽奇耦寫出來至於所以爲陰陽爲古今乃是此道理反至忽然生物如花木之類蓋然而出花時都花實時都實生氣便發出來此便是一段無始無終底意○北溪陳氏曰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亦道○葉氏曰大小猶多少也不繫猶不拘也○醫書言手足痿痹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問遺書中取譬家言仁又一段言醫家以不識痛痒爲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識義理爲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朱子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吳曰吳上蔡說覺是此心耳○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如何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書愛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猶之水江河沈沼皆是此

水如以兩椀盛得水來不必尋討這一椀是這裏酌來那一椀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如此說人與物均受此氣均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他那物事自是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傳偏言專言又云仁者以天下之公此兩處說得極平太實等無根據易傳言專言也○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朱子曰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而至海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其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濁而不可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然初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初不加澄治之功惟能澄治之功者聖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者聖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者聖人不可以不加

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灑埽應對○治心修身是本灑埽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貫是一○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便不中矣朱子曰子莫執中正是安排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朱子曰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不入則似墨氏要○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註]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朱子曰无妄者聖人爲无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問此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曰然无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非无妄故能誠无妄便是誠无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无妄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說問不欺是就人身說否曰然○无妄自是我无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朱子曰此一段只是說無極而太極○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父子已先有君臣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在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如既有君君臣臣底塗轍却只是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得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說空老氏便只說無却不知道莫實於理○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恐是記者欠了字○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問屈伸往來氣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朱子曰其所以屈伸往來者是理必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其所以一陰一陽循環而不已乃道也○氣須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氣自非既屈之氣難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此段爲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果齋李氏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永按程子破張子形潰反原之說固爲正論而人物間有投生者又別有理理固有常有變也但學者不可以此溺其心爾朱子曰○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則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寂寂語默動靜亦然譬如氣聚則風止風止則氣復聚○問感只是內感固有自外感者○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朱子曰不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耳朱子曰心相似穀種論則包裹底是心有秫種有稻種隨所種發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底他只會生又如服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遍或涼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溫諸涼諸這便是情○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發生夏成苗秋結實冬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種而復生○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問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曰這自是難說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說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穀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生之性○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問仁當何訓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覺決不可以言仁難足以知仁自是智了○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爲仁則不可○永按中庸以人訓仁孟子以宜訓義古人訓字多用譬喻識得大意則人字未嘗不可訓要之仁字之義朱子心之德愛之理二言盡之矣○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朱子曰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

亦自古無人敢如此道。性卽理也四字擲撲不破實自己身上見得出來。性卽理也一語直是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根基。問謂者仁義禮智是也不知是否曰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朱子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發者也只在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覆手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着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便不是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明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發者也只在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問思慮從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善。問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既發不可不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又曰是亦記者之誤。既發不可不謂之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發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問程子論才則才亦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有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下者只是渣滓至於形又是渣滓至濁者也。○一般能爲謂之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稟於氣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備見說話無結煞故有後來荀揚韓許多議論。○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之靈亘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知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習相遠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橫渠始有氣質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有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稟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醇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是○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問四端不言信朱子曰如惻隱真箇惻隱羞惡真箇羞惡此便是信曰此卻是已發時方有這信曰其中真箇有此理卻是信禮智皆真實而無妄故信字更不須說。○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王十八日。○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性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亦可以觀矣。○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朱子曰心生道也此句是張思叔所記疑有欠闕處問何故入在近思錄中曰如何敢不載但只恐有闕文此四字說不盡。○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天地生物之心天地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間。○問生道者是本然也所以生者也曰是人爲天地之心意。○承按又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夫屬我在疑非定說。○橫渠先生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下同。朱子曰氣坱然張子所謂虛空卽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問虛實以陰陽言否曰以有無言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卽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此等言語都是經鍛鍊底語須熟念細看。○問氣坱然太虛此是言天地未判之時爲復亙古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陰陽之兩端飛揚者是游氣之粉擾否曰此只是說陽之兩端到得爲雨露霜雪流形融結卻正是說游氣之粉擾者也。○問虛實動靜兩句欲云虛實動靜乘此氣以爲機陰陽剛柔資此氣以爲始可否曰此兩句只一般實與動便是陽虛與靜便是陰但虛動靜是言其體而已問始字之義曰只是說如箇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上文說升降飛揚便含這虛實動靜兩句在裏面了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爲上非兩般也至浮而上者兩句便是例。○問教人教得此段底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處上發見道理都是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問此段是說氣與理合否曰是說氣未及言理生人物之萬殊合朱子曰此段專是說氣去生人物立天地之大義此說氣之本上章亦是發明此意。○游氣陰陽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萬物一物各得一箇形質此氣合而成片段渾然出來者與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數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正如磨相似其四邊數出紛擾只管出來中有粗有細故人物有偏正如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有正有精有粗。循環不已者隨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